

简论中日两国间的战略互惠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樊勇明

当人们都以为中日关系已进入了建交以来最为困难时期的时候,日本的新首相安倍晋三却把中国作为他就任首相后首次出访的目的地,而且访问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在双方发表的联合新闻公报上明确表示,中日双方要努力建立和扩大双方之间的战略性互惠。与此同时,人们不能不看到,两国在政治和安全上问题丛生,出现了所谓“政冷经热”的现象。在国家层面,中日政府之间缺乏战略互信,充满着猜疑和不安。在两国民众中,2006年3月29日日本外务省公布的“有关日中关系的意识调查”结果显示,认为目前日中关系“不好”或“不怎么好”的日本民众已达到受调查人数的66.7%。¹⁰可以说,这两种局面的并存一方面是中日关系的复杂之所在,另一方面也是中日关系的活力之所在。

一、中日关系的两大问题

建立和扩大中日间战略互惠的前提是,必须对双方之间的众多的矛盾和问题作一梳理。弄清中日之间究竟存在哪些问题和矛盾。从根本上说,中日之间归根到底有两大问题。一是历史问题,二是台湾问题。

首先是历史问题。所谓历史问题,主要是指日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侵华史实的认识问题,教科书问题、靖国神社问题是其集中表现。2002年8月底,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日本《朝日新闻》报社联合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80%的中国人将历史问题看作是影响中日关系的第一因素。¹¹应该郑重指出,历史问题并不是只是关系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亚洲受害国家的民族尊严和人民感情,同时也关系到日本是否愿意遵守第二次大战结束后国际社会为防止法西斯再起、谋求持久和平而作出的一系列国际决议及制度性安排。

其次是台湾问题。对中国来说,台湾问题就其本质而言,是一个中国内战遗留的内政问题。它是一个集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民族尊严、战略利益于一体的“国家核心利益”问题。对于日本而言,台湾问题又同其侵华历史紧密交织。尽管在《中日联合声明》等一系列官方文件中,日本也承诺遵守一个中国原则,只同台湾维持民间和地区性往来。但是,日本国内

¹⁰ 《中日民间感情急需恢复》,人民网,2006年4月3日, <http://world.people.com.cn/GB/1030/4262820.html>。

¹¹ 薛力:《中日关系能否超越历史问题》,《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4期,第28页。

政界高层始终有一部分势力一直力图美化日本在台的殖民统治，直接或间接地支持台独，从根本上损害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核心利益。

这两个问题是难题，但并非是解不开的死结。1972 年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就是一个例证。当时的两国政府和国民都能从战略高度和历史大局出发，成功地化解了横亘在中日之间的这些难题，率先在亚洲实现了冷战的“解冻”。但是，不能不痛心指出，在上世纪 90 年代冷战结束以来，中日关系的发展反而相对滞后。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日益突出，愈演愈烈，并且延伸到领土争端、东海油气田争端以及西伯利亚输油管线争端等其他领域。

二、观察中日关系的两个层面

中日关系从来就不是简单的双边关系，受到国际形势和各自国内政治经济的影响，因此需要我们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去观察分析。

在国际层面，中日关系受到中美关系和日美关系的深刻影响。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中日关系中的美国因素，其中，以日美安全条约为载体的日美军事同盟是问题的关键。1972 年的《中日联合声明》曾郑重指出，“中日邦交正常化，不是针对第三国的。两国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¹²在联合声明之外，时任外务大臣的大平正芳又专门以谈话的方式向国际社会表明，日美安全条约是不针对中国的。但是，时隔 24 年之后，在全球冷战宣告结束之时，日美又于 1996 年重新“定义”军事同盟，1997 年“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出台，1999 年日本国会又通过了《应对武力攻击事态法案》、《自卫队法修改案》和《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修改案》等“周边事态法”的三个相关法案，明确把台湾纳入日本《周边事态法》的适用范围内。通过这些措施，原称不针对中国的日美军事同盟正在发生质的变化。这明确地反映了美国在冷战后重新调整其亚洲军事部署的考虑，透出了美国联合日本共同防范中国、插手台湾问题的意图。随着“中国威胁论”在日本国内的高涨，日本又出现了以中国为假想敌来调整自卫队军事部署的动向。

然而，事情还有其另外的一面。从根本上说，日美两国仍处于既统一又矛盾的悖论关系中。简而言之，日本一直陷于“拜美 (haibei)”和“排美 (Paibei)”的两难困境之中。¹³—

¹²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中日联合声明）（1972 年 9 月 29 日）》，新华网，2002 年 3 月 26 日，www.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2-03/26/content_331579.htm。

¹³ [日] 西崎文子：《全球性超级大国还是民主典范？——后冷战时代日本的美观》，《国际政治研究》，2005 年第 1 期，第 92 页。

方面，日本要成为政治大国还是离不开美国的承认和支持。日本的许多重大决策，如让自卫队走出国门得到国际认可，又如日本要跻身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均需搭美国的“顺风车”，单凭其自身的力量 and 影响是达不到目的的。另一方面，日本领导集团又不得不面临着是一味追随美国还是增强自主性的两难选择。出于对国家长远利益的考虑，日本希望不断提高对美的对等性，增强自主能力，减少对美国的依赖，这一愿望随着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而更趋强烈。¹⁴在日本国内一直存在着重新评价现今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作用的民族主义呼声，有时甚至发展成一种对美愤懑、不满甚至反美的立场。同样，在美国国内，认为日本式的资本主义模式有别于美国的“日本异质论”也始终拥有一定的市场。这一种对立情绪的冲撞常常因驻日美军强奸案、“爱媛号”事件、日美经济摩擦等突发事件而激化。更使日本人怨恨的是，美国在大国游戏中经常以牺牲或无视日本利益的方式来换取其战略好处。最典型的是美国在核扩散问题上的双重标准。美国为了其在南亚的战略优势，公然允许印度从事核开发。但对有同样的核冲动的日本，美国却几十年来一直严加看管，不许其越雷池一步。

在中美关系方面，1997年和1998年的首脑互访为冷战结束后的双边关系走向定下了基调，双方决定共同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中美关系取得突破性进展。2001年小布什政府执政以后，中美关系的定位一度转变为“战略性竞争者”。¹⁵但“9.11”事件后，中美关系明显改善，双方合作领域不断拓展，中国对美的认知也更趋正面和积极。¹⁶2005年9月21日，时任美国副国务卿的罗伯特·佐立克提出，中国应成为国际体系中一名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a responsible stakeholder）。¹⁷时隔不久，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2006年4月访美期间强调，中美双方不仅是“利益攸关方”，而且更应该是“建设性合作者”，¹⁸中美双方对于双边关系走向的战略共识进一步汇聚。“中国机遇论”正取代“中国威胁论”成为美国对华战略认知的主流判断，中美双方不断在双边和多边领域分担职责、密切合作。

对于中美关系的改善，日本的心情是十分复杂的，犹如冷宫中的怨妇充满着忌妒和幽恨。日本迫切希望在中美之中周旋折冲、左右逢源，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一方面，日本始终

¹⁴ [美]迈克尔·H·阿马科斯特：《朋友还是对手——美国前驻日大使看日本》，于铁军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

¹⁵ David Shambaugh, “Sino-American Strategic Relations: From Partners to Competitors,” *Survival*, Vol. 42, No. 1, Spring 2000, pp. 97-115.

¹⁶ Wang Jisi, “Reflecting on China,” *The American Interest*, Summer 2006.

¹⁷ Robert B. Zoellick, “Whither China: 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 Remarks to 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 New York City, September 21, 2005, <http://www.state.gov/s/d/rem/53682.htm>.

¹⁸ 《胡锦涛主席同布什总统举行会谈》，《人民日报》，2006年4月21日，第1版；《中美不仅是利益攸关方，而且是建设性合作者——外交部长李肇新谈胡锦涛主席访美副题》，《人民日报》，2006年4月23日，第3版。

将对华政策置于对美政策的框架中，基于美日关系的发展来制定和调整对华政策。¹⁹因此，在牵涉中国的各种问题上，日本必然要采取对美迎合的策略，强调日美的共同点，强化日美军事同盟，以此获得对华外交的主动。在这一点上，小泉政府是做到了极致。另一方面，日本领导集团也不得不谨慎地观察、解读和判断中美关系的走向，防止 70 年代初尼克松访华等“越顶外交”的重演，避免在现今国际格局中被边缘化。这也就是安倍上台后自民党内和日本政财界积极推动其尽快访华的重要原因。

在双边层面，中日两国国力对比的变化是中日双边关系演变的基本和决定性因素。1991 年，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日本进入了长达 10 多年的徘徊期，国内土地价格暴跌、银行呆坏帐高筑、企业缺乏活力、失业率大大攀升。反观中国，改革开放 28 年特别是入世 5 年来，中国的国民经济保持了持续增长的势头。根据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的结果，2004 年中国 GDP 现价总量为 159878 亿元，已排名世界第六位。中日之间的经济差距已大大缩小。中日恢复邦交之初，中日之间的经济差距大约为 1: 30。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入世之前的 2000 年，日本的 GDP 为 4.7 万亿美元，是中国的 4 倍多。到了 2005 年，中国的 GDP 已增长到 2 万多亿美元，接近日本的二分之一。虽然人均 GDP 还有很大差距，但是中国的迅猛赶超与日本的停滞徘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实力对比的变化反映到社会心理的变动上。随着全球化的迅猛发展，日本原先被中国人视为向美欧学习的“梯子”作用，已渐渐被中国和美欧之间广泛而直接的经济技术交流所替代。相对于经济差距缩小给日本人带来的冲击而言，中国与美欧关系的改善和战略合作态势的出现使日本人更受冲击。在日本民族长期以来忧患意识的作用下，这种失落和沮丧逐渐演变成一种不健康的危机意识乃至恐慌情绪。在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的煽动下，日本国内极端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有所抬头，日本社会出现了一股保守化、内向化的思潮。²⁰再加上进入 90 年代初以后，中日交流由以民间为主逐渐向以官方为主转变，经历过战争、切身感到中日友好重要性的一批政界人物因年事已高而淡出政坛。特别是小泉等新生代政治家上台后，“超越战后”成为日本政界的主流意识，中日之间友好求同的气氛渐渐为国家利益的碰撞所替代。反映在中日关系中，就表现为情绪对立和感情龃龉，所谓的“厌中”情绪在日本民众中有所蔓延，对华亲近感大幅度下降。根据 2004 年 10 月日本内阁公布的数据，对中国感到亲近的人为 37.6%，对中国不感到亲近的为 22.7%。2005 年时事社公布的舆论调查结果显示，40%

¹⁹ Yukio Satoh, "Beyond stability," *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 Spring 1996, Vol. 18 Issue 2, pp. 32-36.

²⁰ 张广宇：《冷战后日本保守主义的新趋势》，《国际政治研究》，2001 年第 2 期，第 135—151 页；黄大慧：《不断走向“保守化”的日本政治》，《教学与研究》，2005 年第 12 期，第 36—42 页。

以上的受访者声称不喜欢中国，只有不到 5%的人表示喜欢中国。²¹

三、构筑和扩大中日之间的共同利益

要深刻地认识到，中日之间尽管有矛盾和摩擦，仍存在着广泛而巨大的共同利益。

目前，中日两国都处于国家发展的最佳战略机遇期。两国应该走和睦共处、共同发展的道路。营造和谐的国际环境，谋求国家发展是现阶段中日之间最大的共同利益，必须加以精心维护。

应该看到，中日两国都处于重要的历史发展关头，和则两利、斗则两伤。中国正处于建国以来最好的战略机遇期。中国已明确本世纪头 20 年的奋斗目标，即把中国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一和平发展的道路迫切需要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努力实现与各国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²²

日本也同样。按日本领导集团的话来说，日本正处于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的历史进程中，“正常国家”或“普通国家”已成为当前日本对自身的一个基本定位。应当承认，随着综合国力特别是经济实力的增强以及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的上升，日本由一个“经济巨人、政治侏儒”向一个“正常国家”转变并非不能为国际社会所接受。但前提条件是日本战略目标必须合理，政策必须得当，手段必须和平。

其次，中日经贸关系是经济全球化中国际分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日共同利益的集中体现。由于中日经济的互补性，其在各自对外经贸战略中均占有重要的地位，也是构建良好的中日关系的坚实基础。²³在贸易方面，1993 年—2003 年，日本连续 11 年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现在，日本仍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在直接投资方面，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2005 年日本对华投资项目数为 3269 个，合同金额 119.2 亿美元，同比增长 30.1%；实际投入金额 65.3 亿美元，同比增长 19.78%。另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公布的数据，2005 年日本对中国直接投资为 65.72 亿美元，比 2004 年增长 12%，占日本海外投资的 14.4%。截至 2005 年底，日本对华投资累计项目数为 35124 个，合同外资金额 785.2 亿美元，实际投

²¹ 《中日民间感情急需恢复》，人民网，2006 年 4 月 3 日，<http://world.people.com.cn/GB/1030/4262820.html>。

²²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人民日报》，2005 年 12 月 23 日，第 15 版。

²³ Kenji Hattori, “Sino-Japanese Economic Relations: Problems and Prospects,” *The Japanese Economy*, vol. 31, nos. 3–4, Fall 2003/Winter 2003–4, pp. 51–59; C.H. KWAN, “Complementarity in Sino-Japanese Relations: Toward a Win-Win Game,” *The Japanese Economy*, vol. 31, nos. 3–4, Fall 2003/Winter 2003–4, pp. 60–66.

入金额 544.3 亿美元。日本已成为中国第三大外资来源地。据测算，在华日资企业直接和间接吸纳了 920 万就业人口；2004 年，日资企业缴纳税收达到约 490 亿元。在政府资金合作方面，日本是向中国提供政府贷款和无偿援助最多的国家。从 1979 年至 2005 年底，日本政府累计向中国政府承诺提供日元贷款协议金额 31330.56 亿日元，用于基础设施、交通、能源、环保、扶贫等领域 232 个项目的建设，为我国经济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截至 2005 年底，中国实际使用日元贷款 2.3319 万亿日元。另外，截至 2004 年底，日本政府还向中国提供无偿援助累计达到 1366 亿日元，分别用于环保、教育、扶贫、医疗等领域的 133 个项目建设。²⁴

对于日本而言，中国的经济增长对其同样十分重要。中国是日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向其提供的低成本生产和低价格产品提高了日本普通消费者的福利水平，为日本降低通货膨胀作出了贡献。中国又是日本重要的投资目的地与商品销售市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带动了日本经济的增长。今后几年，中国每年进口将超过 6000 亿美元，到 2010 年将超过 1 万亿美元。²⁵因此，在日本国内，“中国威胁论”的声音已渐渐为“中国牵引论”所取代，无论是“现地生产”还是“对华出口”均成为日本企业产业升级和开拓海外市场的巨大商机，中国因素成为牵引日本景气恢复的重要因素。²⁶

现在似乎有一种议论，认为中日之间在能源上是对立的。其实不然，中日都是能源进口大国，应该为稳定能源供应和能源价格而作共同的努力。中日都缺乏油气资源，完全可以在开发新能源上进行合作呢。一个重要的事实是，中国的一次能源利用率不到日本的四分之一，中国能源消耗的下降不光对中国经济有利，而且对日本也有利。两国之间在节能合作方面的前景和商业机会是不可估量的。

第三，中日合作推进亚洲的区域经济合作不仅对于亚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也是中日共同利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和日本作为亚洲地区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对于这一地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应当说，迄今为止，中日两国对东亚一体化建设都有所贡献。1997 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日本政府率先提出了一系列合作构想，如 1997 年的亚洲货币基金（AMF）提议、1998 年的新宫泽构想（New Miyazawa Initiative）等。同时，日本还在《清迈倡议》（亚洲货币互换和回购协议网络）、亚洲债券市场等运行实

²⁴ 《商务部部长薄熙来就中日经贸关系答记者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http://www.mofcom.gov.cn/aarticle/bb/200504/20050400079629.html>；驻日本使馆经商处：《2005 年中日经贸合作情况简介》，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2006 年 2 月 28 日，<http://jp.mofcom.gov.cn/aarticle/jmxw/200602/20060201602336.html>。

²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

²⁶ [日]关志雄：《做好中国自己的事：“中国威胁论”引发的思考》，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05 年版。

体中发挥了较为积极的作用。²⁷在日本政府的大力推动下，亚洲开发银行将从 2006 年起，根据“东盟 10+3”各国国内生产总值、对外贸易额等数据，编制和公布显示亚洲货币加权平均值的亚洲货币单位（ACU）。²⁸这些都得到了中国的积极响应和大力合作。中国已启动了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建设。日本与新加坡于 2002 年签署了自由贸易区协议，与菲律宾、韩国、马来西亚、泰国、印尼和东盟的自由贸易协定也正在谈判之中。中日自由贸易区谈判也有望在 2008 年启动。²⁹在“10+3”框架内推进地区一体化，将是今后发展中日关系的重中之重。中日两国有理由也有能力研究和参考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法德模式，把区域一体化建设作为两国排除前嫌、面向未来的一个重要基础，而不是成为两国之间又一个零和博弈的竞争舞台。

第四，在政治外交上，中日合作的舞台更大，共同利益更多。当前紧迫的问题是妥善解决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就在安倍访华的当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悍然进行核试验。这给中日两国都出了难题，但也给两国认识和构筑共同利益提供了机会。两国都对北朝鲜的核试验表示了谴责。中国态度之鲜明，反对之坚决，在中朝关系上是前所未有的。这再一次表明，中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是与大多数国家有着共同的价值观，认真地维护着共同利益。中日都是南北朝鲜的近邻，中国和日本在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的合作将会进一步深化。此外，在联合国框架中开展地区性维和活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众多问题需要也中日之间的合作。

结语

概而言之，中日关系既存在着进一步发展双边合作的迫切需要和巨大空间，又存在种种现实的矛盾和潜在的冲突。当前的中日关系又处于前所未有的希望和困难并存的关键时期。需要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1972 年的《中日联合声明》、1978 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 1998 年的《中日联合宣言》为两国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不断构筑和扩大共同战略利益提供了坚实的政治基础，指明了方向。中日两国的有识之士都认识到，中日关系来之不易。友好相处，合作共赢，是符合中日两国根本利益的唯一正确选

²⁷ Dilip K. Das, “Avoiding the Abyss: Japan’s Attempt to Create Regional Financial Preventatives After the Asian Economic and Monetary Crisis,” CJES Research Papers (No. 2005-5), Center for Japanese Economic Studies, Macquarie University, Sydney, Australia, July 2005; Edward J. Lincoln, *East Asian Economic Regionalism*, Washington, D.C. :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4 , p. 241.

²⁸ 「アジア共通通貨の“卵”に」、『朝日新聞』、2005 年 10 月 23 日。

²⁹ 王冲：《日本官员称中日自由贸易区谈判可能 2008 年启动》，《中国青年报》，商务部网站，2006 年 6 月 22 日，<http://chinawto.mofcom.gov.cn/aarticle/e/s/200606/20060602495093.html>。

择。“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两国和两国人民都需要坚持对话、平等协商，需要以积极而冷静的姿态增进了解、解决分歧、深化合作，使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